

情

刘铁斌◎主编

感

三部曲

舞者
所以
素年锦时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情感三部曲

舞者
所以
素年锦时

刘铁斌 主编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感三部曲/刘铁斌 主编. —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7

ISBN 978 - 7 - 02 - 08089 - 9

I. 情… II. 刘… III. 情感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45217 号

情感三部曲

刘铁斌 主编

大 众 文 艺 出 版 社

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

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张 13.5 字数 460 千字

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5000

ISBN 978 - 7 - 02 - 08089 - 9

定价 26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调换

目 录

舞 者	1
所 以	213
素 年 锦 时	299



舞 者

第一章 祸

这个故事缘起的地方，是一座名叫云朗的小城。在春夏相交的某日，小城忽然冷得反常。早行的汽车在坡地的街衢无声驶过，驱雾的车灯回避着沉睡未醒的小巷。小巷连绵起伏的台阶和这座小城同样古老，沿着雾中的危墙逶迤向上。台阶残损的一端被一幢三层的砖楼拦住，砖楼陈旧的灰色类似一天最初的光芒。楼顶的小窗半开半掩，俯视着坡地上散漫的古城，也面对着太阳将起的方向。

每天，高纯都是这个城市中最早醒来的一个，起床后的梳洗穿戴仔细而又迅速。爱打扮的习惯也许可以从床头的一幅照片上找到答案——一位腾空而舞的少年定格在画面的中央。和照片里舞蹈的男孩相比，此时的高纯已经长大成人。

从灰楼顶层的阁子间里跑下，高纯的动作依然保留了舞蹈的感觉，头颈端正，脊背挺直。他从灰楼的后门跑出的那刻，整条巷子尚且空无一人。

清晨高纯照例要去的地方，离那幢灰色的砖楼并不太远，他在并不太远的一片居民区里，敲开了一户人家的屋门。门里住的李师傅就是他的老板，从屋门破损的外观不难看出这位老板并不富贵——李师傅妻女三口，唯一的生产工具就是五年前买下的一辆富康轿车。一辆富康轿车加一张个体出租汽车的营业执照，确定了李师傅养家糊口的职业，也成就了李师傅的“老板”身份。为了物尽其用，这辆富康每天要在街上工作近二十个小时。李师傅每天傍晚出车，一直开到半夜，这是生意最好的一个时段，而整个白天，他都在家睡觉，养精蓄锐，把车子租给高纯，说好白天的收入五五开，五五开也能让高纯一个月挣到八九百元。八九百元在小城云朗，完全可以丰衣足食。

在李师傅家里取了营业执照行车执照和汽车钥匙，高纯开走了停在门外的汽车。头一单生意就是往机场送客，单程百多公里。原以为今日财星高照，谁料在机场卸客之后等到中午，也见不到一个要去云朗的乘客，下飞机的人都是直奔铜源市区的。高纯守在机场的旅客出口问了大半天：“有去云朗的吗，有去云朗的吗？车子有空调……”直

到太阳西斜，才熬不住了，开着空车打道回府。

人在倒霉的时候，心里的颜色都是灰的。开到机场高速公路的收费站时，阴沉的天上居然落了雨点。高纯摇下车窗交费，钱票也被雨水打湿。透过灰色的雨幕，他看到机场方向的收费口前，汽车排起了密集的长队。一辆红色出租车的后门忽然打开，跳下一个年轻的女孩。那女孩身穿黄色的衣裙，奔跑的动感飘逸如风，她几乎不费力气地跳过隔离的石墩，飞翔般穿过车道的逆流。红色出租车里有个人摇下车窗，冲着女孩的背影大声叫喊。雨在这一刻忽然大了，那男人犹豫着没有下来。高纯只觉自己车头的挡风玻璃上，一片艳丽的黄裙瞬间漫卷，眼晕神移之际女孩已经绕到右侧拉开了车门，这一串画面快得高纯未及反应，身边已经坐稳了那位黄衣女孩，并且大声向他发出命令：

“开车！”

高纯没动，侧过身子，面露诧异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你不是出租车吗？我打车呀！”

那边红色出租车上的男人终于下车了，一身笔挺的西装不堪风雨。他歪歪斜斜地撑开了一把雨伞，试图攀上过膝的水泥隔墩，动作却远远不及女孩干净利索。女孩又喊了一声：“快开车！”身后的车辆也响起了催促的笛声，在西装男子终于越过水泥隔墩的同时，高纯踩下了油门，富康车轰地吼叫一声，冲出了公路收费站的出口。

这一天高纯还车的时间比平常晚了两个小时，他回到李师傅家时一辆公安的警车刚刚离去。李师傅上高二的女儿李君君早已放学，见高纯进屋便上来寒暄，寒暄的内容却让高纯吃了一惊。

“高纯哥你犯什么事了，警察都找到我们家来了。”

李师傅的老婆病了多年，在床上有气无力地管制女儿：“君君不要乱讲啊，高纯多本分啊，警察是来找他问事情的。”

李师傅把女儿叫回书桌：“哎，别一见高纯就疯，作业做完了吗？考不上大学你就得和高纯一样开出租去！”

父亲的严厉让女儿收束了笑容，缩回到书桌那边去了。李师傅这才把高纯拉到门外低声相问：“你不是拐卖妇女了吧，怎么把警察招到我们家来了？”

高纯无辜地眨眼,“警察找你干什么?”

“不是找我,是找你!”

“找我干什么?”

“你今天是不是在机场路拉了一个女的?”

“啊,怎么了?”

“拉哪儿去了?人家家里报警了,满城找她呢。”

“出了机场路她就下车了。”

这一老一少嘀咕着,声音下楼去了。李师傅收了车子的证照,照例查验了车况。很快,两人在门口分手。

“你以后把手机开着,”李师傅说:“那点电话费能省多少钱呀,要有急事可怎么找你!”

雨后的落日,绚丽如虹。

高纯回到了那座早出晚归的灰楼。

从很远处就能看到,这座砖楼顶层的阁子间是用木板搭出来的。阁子间低矮窄小,却连接着一个开阔无比的屋顶天台。屋内的陈设极其简陋,却安装了一根自来水管。高纯先接了水洗脸擦身,又用发胶喷了头发,不像日落而归,倒似新妆出门,直到打扮利落,才扣着新换的衬衫,匆匆上了天台。

转出天台狭窄的门道,壮丽的晚霞扑面而来,天边朦胧的红晕将一个少女修长的剪影,镀出一层玫瑰般的神幻,从那优美的轮廓不难认出,正是下午那位搭车的女孩。女孩面向燃烧的夕阳,手扶晾衣的木柱,右腿高高扬起,越顶绷直足尖,动作端庄稳定,姿态优雅舒展。

“我看过你的演出。”

高纯站在女孩的身后,他无意惊扰她的功课。但女孩还是把腿放了下来,飘然转身。

“你看的哪一场?”

“我在劳动剧场看的,是我原来艺校的老师给我的票。你跳得是个双人舞,我非常喜欢。”高纯顿了一下,说:“可惜把名字忘了。”

“我不是告诉你了吗,我叫金葵。金子的金,葵花的葵。”

“我是说,那个双人舞。”

女孩没有离开柱子,那柱子如同练功的“把杆”。她说:“啊,那

个舞叫《冰火之恋》。没想到你也学过跳舞。”

冰火之恋……这个名字有点残酷，让高纯沉默了瞬间，他接下去说道：“你跳得非常好，可惜你的舞伴有点显老。”

“他是我们剧团最老的演员，今年我们团让经理承包以后，我们经理就把他炒了。”

高纯见怪不怪：“吃青春饭的行业，都是残酷的行业。”

女孩的目光，有几分感叹，不是对舞蹈，而是对高纯，“所以从艺校毕业后宁可去开出租车，对吗？跳舞只能跳到三十岁，开车可以开到六十，对吗？”

高纯苦笑一下，笑得万般无奈：“不，我热爱跳舞，我为她辛苦了整整六年，舞蹈就像我最爱的一个女人，准备和她过一辈子的女人。可没想到我从艺校刚一毕业，这个女人就把我甩了。”

“为什么把你甩了？”女孩不解：“你受伤不能跳了？”

“我没钱了。”

“跳舞要钱吗？”

“要跳舞，就必须活着，要活着，就必须有钱。你们歌舞剧团连着两年都不招男的，我也没有你那样一个开酒楼的老爸，我要想让自己活着，就必须挣钱。”

女孩讶然：“你爸爸妈妈……不能帮你？”

“我妈去世了。”顿了一下，高纯又说：“我没见过我爸。”

说起父母，高纯的声音平平淡淡。或许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早已没有即兴的伤感：“我想挣点钱，然后到南方去，我有很多同学都到南方去了，就算进不了团，南方很多酒吧夜总会也都有舞蹈表演。不过我两年多没练了，身上已经有点沉了。”

女孩微微咧开嘴角，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，“没关系，我可以帮你练啊。”

高纯也咧开嘴笑了：“好啊，咱们一起练。”

这一夜是高纯租下这间阁楼后第一次露宿天台。清晨的寒意尚未退去，他就在这里迎来了第一道曙光。阁子间里的床上，那个名叫金葵的女孩还在熟睡，以致高纯每日不可省略的梳洗打扮，不得不进行得蹑手蹑脚。

此时的巷子照例安静无人。高纯沿着不规则的石阶向坡下跑去，步伐姿态意气风发，比往日更多了几分由衷的兴奋。

他把车子开出李师傅家的第一个去向，正是他曾经梦寐以求的地方。云朗歌舞剧团位于这个城市的凹地，与他栖身的坡地各处两端。从李师傅家出发穿过云朗全城，街道渐渐宽敞平坦。歌舞团的院子也十分开阔，只是院中那幢楼房老旧不堪。按照金葵昨晚的交代，高纯在楼内练功房旁边一间小屋的门外，敲醒了睡眼惺忪的剧团经理。

“您是方圆方经理吗？我是金葵的朋友，我是来替金葵请假的。”

高纯这样介绍自己。他对那位三十多岁就有些谢顶的汉子恭恭敬敬。看来金葵说得没错，这个名叫方圆的经理显然和她私交不错，毫不见外地把高纯让进尚未收拾的屋子。床上的被褥未及叠好，经理便先穿戴整齐送高纯出门。高纯再说您留步您留步。经理还是陪他下了楼，经理说没事，没事，我正好出去买份早点。

他们穿过空荡荡的练功房，练功房的破旧在朦胧的阳光中含混不显。在歌舞团院子的门口，看门老头神色张皇地迎上前来，刚说了一句：方经理有人找你！他们便被几条壮汉团团围住。为首的一个粗声喝问：你是经理吗，我妹妹金葵今天上班没有？那叫方圆的经理和他们有方有圆的对起话来，高纯轻声说了句：方经理我先走了。便侧身出门，掩面而退。

在收留金葵的第二个晚上，小阁楼里轻松了许多，没有了前一夜的生疏和拘谨，气氛显得融洽而又快活。两个年轻人互相谈了他们各自的家庭和亲人，以及同样简单的人生阅历。

和高纯相比，金葵的人生似乎应有尽有，不仅父母健在，长兄持家，而且，她家在云朗市区一条热闹的大街上，还开了一家不算太小的酒楼。在云朗能开几百个席位的酒楼，也算得上是大富之家了。高纯说：“潮皇大酒楼我知道的，我还往那儿拉过客人呢。你们家既然开了这么大的买卖，按说不该再拿你去巴结那个台湾人啦。”可金葵的回答似乎再次印证了那句老话：穷有穷的快乐，富有富的苦恼——“开这酒楼的钱一多半都是借的，我爸和我哥为这个酒楼背了一身债。这几年生意不好，还得应付方方面面白吃白喝。那个台湾人说可以给我爸贷款，让我爸先把旧账还了。昨天那台湾人本来说好要带我爸我妈

和我一起去深圳玩的，可上了车我才知道我爸妈都不去了。我说那我也不去了。他哄了我一路，快到机场了他忽然说他喜欢我，要跟我谈恋爱。吓得我只好跳车了。”

高纯不解：“谈恋爱那么可怕吗，要吓得你跳车？”

金葵说：“那个台湾人，也就是在大陆做生意做闷了，想找个女孩陪他罢了，谁知道他在台湾有没有老婆。”

高纯眨眼：“那你也得早点回家啊。你们家都报警了，你哥也到剧团找你去了。你再不回去，你们家真要告我拐卖少女啦。你让他们着急两天了，气也出了吧？”

金葵随和地点头：“我知道。”又说：“我不是气他们，我不回去是怕我爸生气。我爸那人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我们顶撞他。我从小到大什么都听他的，他让我去省里上学，我就去省里上学，他让我毕业了回云朗工作，我就回了云朗工作……”

高纯插话：“他说让你跟台湾人一起去深圳，你为什么不去？你就知足吧，我现在想找个老爸老妈整天管着我，都找不到呢。”

话题至此，转到了高纯身上，关于高纯的身世，让金葵充满好奇：“你爸爸妈妈离开你很久了吗？”

高纯低头，不知是承认还是否认：“我没见过我爸，我是我妈带大的，我从云朗艺校毕业的前一年，我妈就病了，然后，就死了。”

金葵沉默下来，用沉默表示了应有的同情。反而是高纯，试图用无所谓的表情，维持这个晚上的轻松：“我猜我八成是个私生子吧。”

“私生子？”

私生子这个字眼，让金葵目光怔忡。直到高纯自我解嘲：“就算是私生子吧，但愿也是爱情的结晶，而不是一夜情的累赘。”金葵才笑了起来，而且添油加醋：

“一夜情的累赘还算好的，别是强奸犯的罪证。”

在高纯记忆中，这大概是第一次，在他的这间小屋里，响起女孩清亮的笑声。

他没笑，指指自己：“我是强奸出来的？你太损了吧！”

第二天下午，高纯收工很早，他没回李师傅家，而是直接把车开回了自己的住处。和他同车来的，还有云朗歌舞剧团的经理方圆。方

圆的到来使这间阁楼备显狭小，高纯站在阁楼的门外，默默听完了方圆对金葵的规劝。

方圆说：“我答应你们家了，一定把你找到。你哥哥能找的地方他都找了。你爸爸气得血压都上来了，你总不能在这儿躲一辈子吧。”

金葵说：“我爸怎么说的，他还让我跟那个台湾人好吗？”

方圆说：“这我不知道，你们家也是为你好嘛。”

金葵看了高纯一眼，说：“我爸不是为我，他是为钱。”

方圆也看了高纯一眼，仿佛这事与高纯有关似的，随后转脸继续开导金葵：“你躲在这儿也是给人家找麻烦嘛，你哥的脾气你也知道，这地方一旦让他找上门来，非把小高暴打一顿不可，你这样也连累人家小高嘛……”

高纯在门口插话：“打我干什么，我又没动他妹妹一个指头！”

方圆低头点烟，没做解释。

金葵说：“好，那我回去。”

方圆这才把悬在心口的气，随烟吐出：“是嘛。”他如释重负地把脸转向高纯，冲高纯笑了一下。但高纯没笑。

方圆完成任务，告辞离去。高纯和金葵一起送他下楼，方圆也许看出来了，金葵还有话说。

“老方，求你个事好吗？”

金葵开了口，方圆悠着劲：“什么事啊？”

金葵回头，看一眼跟在身后的高纯，低声说道：“你知道吗，他也是学跳舞的，云朗艺校毕业的。让他到咱们剧团去怎么样啊，练一个月就能恢复。”

方圆没敢回头，用更低的声音回答：“你就别给我找事了，剧团现在的效益不好，下一步还要裁人呢。最近准备搞一次全员考核，优胜劣汰。不过你放心，裁谁也裁不到你的头上。”

方圆走了，金葵目送他的背影远去。高纯跟上来问了一句：“他又说什么？”金葵说：“没说什么。”

夕阳西斜的时候，高纯送金葵回家。

金葵家住在云朗的新城，那是一片崭新而俗气的楼宇。下车前金葵用女孩特有的扭捏，对高纯表示了暧昧的谢意。

“这几天给你添了那么多麻烦，你早烦我了吧？”

高纯说：“没有啊，我那儿条件太差了，再住下去你也该烦啦。”

金葵说：“我占了你的床，占了你的蚊帐，你天天睡在天台上，天台上有蚊子，夜里露水也挺大的。我知道你早盼着我快点回家了。”

高纯说：“没有啊，你在我那儿我都习惯了，你一走我倒不习惯了。”

金葵笑笑：“那祝你今天睡个好觉，咱们后会有期吧。”

高纯点头，却问：“后会……有期吗？”

金葵说：“不知道啊。”又说：“你要想见我，总能见得到吧。”

高纯说：“我这两天多拉点活儿，多挣点钱，然后上你们家酒楼吃饭去。你在那儿吗？”

金葵说：“我在那儿干吗。你去看我演出吧。过些天我们团可能有演出，我找老方帮你要两张票，你有女朋友吗？可以带她一起来看。”

“女朋友？”高纯说：“我一直以为我会和舞蹈过一辈子呢，所以就把找女朋友的事给耽误了。”

金葵说：“要不要我在我们团里帮你找一个，也找一个跳舞的行吗？”

高纯磕巴了一下：“不用……”又说：“啊，好啊！”

金葵说：“你喜欢长什么样的？”

高纯盯着金葵看，没有回答。

金葵回避了他的目光，也避开了这个话题。她拉开车门，说：“谢谢你这两天的款待，这是真的。”

金葵推门下车，高纯在她身后说道：“不用谢。”在金葵关上车门之前，高纯又把她叫住：“哎，”他说：“如果你帮我找一个和你一样……和你一样热爱舞蹈的人，那咱们就谁也不欠谁的了。”

金葵回头看了高纯一眼，砰一声关上了车门。

和金葵分手之后，高纯驾车走在路上，不知因为什么，心里有些孤单。

他把车子送到李师傅家里，李师傅照例检查了车子，车子如往常一样完好无损。

天色已晚，高纯在街边的大排档里，要了一碗素面，慢慢地喝了

一瓶啤酒。大排档的一角，摆着台旧得早该报废的电视，电视里放送着一台舞蹈节目，当然不是云朗歌舞团的，但也看得高纯心向往之。

酒后的高纯落落寡欢，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一阵，才百无聊赖地走回家来。他顺着黑暗的楼梯爬上阁楼，用钥匙开门时忽闻身后有些响动，回首看到墙角竟然站起一个人影。门里透出的一线月光镀出了那人的轮廓，让高纯不由惊异地叫出声来。

“金葵？”

高纯没想到那一句“后会有期”来得如此迅速，让他辨不清内心应该张皇还是惊喜。他把金葵带进小屋，用温水为金葵擦洗血迹，台灯下的金葵伤痕斑斑，更为触目的两行眼泪，让高纯怎不义愤填膺！

“我看那台湾人根本就没想给你们家酒楼投资，是拿投资这事钓鱼呢，你爸你哥凭什么把火气往你身上撒呀！”

金葵居然还替父亲解释：“我从小到大，都按我爸的意志生活，所以这次我爸很难容忍……”

“那也不能下手这么狠呀，他不怕把你打伤了吗？万一把脸打破相了你还能怎么跳舞啊？”

金葵说：“我爸不让我跳舞了，让我到酒楼帮他搞销售去。他说这个我才跟他吵的，他才打我的，我才跑出来的……”

高纯没听明白似的：“搞销售，让你？”

金葵点头，她说：“那个酒楼，是我们家的命根子。”

这天晚上高纯在天台上用煤油炉为金葵煮了热粥，连锅端进屋里。他还没来得及把锅放在桌上，小阁楼的屋门便被人敲得响声大作。两人惊慌不已，高纯一边问着：“谁呀？”一边迅速拉着金葵躲上天台。他把天台的门关好之后，才气息未定地又问了一声：

“谁呀？”

门外第二遍回答：“高纯在这里住吗？”

高纯克制心跳，毅然开门，透过屋内台灯昏昧的光芒，他看清门外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影。那是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，高纯镇定下来，声音恢复平静。

“请问您找谁？”

“你是高纯吗？”

“请问您是哪位?”

“我姓蒋，是从北京来的。”

这位不速而来的客人坐在阁子间里唯一的那把椅子上，身边放着高纯为他倒的一杯白水。金葵也不再躲在天台的门后，而是靠在门边，默默地看着两个隔桌而坐的男人。那位姓蒋的陌生人大约六十多岁，身体瘦如薄纸，声音响铜一般。

“二十多年前我见过你的母亲，我还记得她皮肤很白，有一头乌黑的长发。我印象中她叫江长红。我说的对吗?”

高纯站在这位蒋先生的对面，他说：“对，我妈很漂亮，她后来剪了短发。”

蒋先生在高纯的脸上凝视片刻，说：“你都长这么大了，你和你母亲一样，也是一表人才。”

高纯说：“你是我母亲的朋友?”

蒋先生说：“不，我是你父亲的朋友。”

高纯意外地怔住，他看一眼门边的金葵，然后对蒋先生敌意地说道：“我没有父亲。”

蒋先生面目平和：“没有父亲，怎么会有你。”

高纯则坚持了自己的怨恨：“如果一个人把我生出来又不肯把我养大，那他就没有资格让我叫他父亲。”

蒋先生说：“他创造了你，你是他身体发肤的延续，是他生命的一个部分，他在血缘上，法律上，都是你的父亲，这是事实。他只是没有履行父亲的责任，但没人能改变这个事实。”

高纯的眼圈红了，他说：“我从来没觉得我还有父亲。我妈也不在了，我在这个世界上，早就没有亲人。我一直自己生活。一个人，自己养活自己，我活得挺好。”

高纯泪光晶莹，金葵为之感动。蒋先生的面容也就格外慈祥起来：“你父亲病了，他病得很重。疾病有时能让人回顾一生。他对你和你的母亲，非常歉疚，他想找到你们，对自己的失责做出补偿，所以委托我来找你们。我刚刚打听到，你的母亲已经在前年去世了。但我很高兴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想告诉你，你还有亲人。从今以后，你将一辈子衣食无忧!”

蒋先生的宣告让高纯再次与金葵对视一眼，那一刻他脸上的表情，不知是轻蔑还是惊愕。

那天夜里，蒋先生走后，高纯金葵发生了争执——是关于高纯那个忽然现身的父亲。

高纯说：“我也不知道这些年我妈是没找我爸还是找不到我爸，可我知道我妈这些年为了养活我，为了让我上学、上艺校，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累。如果我父亲真是那么一个有钱的老板，他为什么没有给我们半点帮助？”

而金葵则认为：“每个人都会有一时的错误，何况他现在不是派人来找你了吗？他不是承认对不起你了吗？他不是说想要帮助你了吗？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的爸爸。”

高纯依然耿耿于怀：“他早干什么去了？我妈不在了他才出来，他早干什么去了！他过去那样对我们，现在年纪大了又想让自己的良心好过一点，我偏不让他好过。我得让他明白，钱并不能买通所有的人！”

金葵说：“这怎么能叫买通呢，他买通你干什么。他是你父亲，他老了，想你了。你是他儿子，儿子对父亲，有什么不能原谅的呢。”

高纯说：“那你怎么不回家去，怎么不回去原谅你爸？”

金葵说：“不是我不原谅我爸，是我爸不原谅我。我和我爸的情况跟你不一样，怎么扯到我这儿来了。”

第二天的中午，蒋先生在他下榻的饭店里，设宴款待了金葵和高纯。高纯的家世仍是席间的主要话题。蒋先生因为独自喝了一点白酒，话语也就带了些酒酣耳热的兴奋。

“你的祖父名叫高德龙，在你父亲出生的那天早上，他梦见自己的床上睡了一条大蛇，一个小时以后你父亲就出生了。所以你祖父就给你父亲取名叫龙生，取天龙转世之意。小龙也是蛇的别称嘛。这些都是我和你父亲一起上大学的时候聊天聊出来的。”

蒋先生说得红光满面，高纯听得无动于衷，倒是局外的金葵怕冷了场面，凑趣地与蒋先生没话找话。

“那高纯的爸爸现在具体是做什么的呀？”

说到高纯父亲的现在，蒋先生变得简明扼要起来：“他后来下海经

商，开了一家公司，公司做得挺不错。”

“那公司是做什么的？”

蒋先生说：“什么都做啊，那公司的名字就叫百科公司，就像百科全书那样包罗万有。公司的名字是请一位阴阳大师算出来的。”蒋先生转脸又对金葵说道：“高龙生先生真是什么都懂，什么都做，什么都做得成功，这些年挣了很多钱呀。”

高纯冷冷地插嘴：“挣钱就是成功？”

蒋先生当然听得出年轻人话里的锋芒，不由替他的老同学尴尬了一下，缓和地解释：“你父亲……其实一直是想念你的，你毕竟是他的亲生骨肉。他的妻子今年去世了，他自己的身体也垮了，他现在只能躺在病床上，只能托我，一个曾经见过你母亲的老朋友，来找你。他让我来找你，是瞒着他家里人的。”

高纯的腔调更加冰冷：“你是说，他想找到我这个儿子，又不想让这个对他来说并不光彩的儿子让人知道。”

蒋先生摇头：“不，他想让人知道，他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他有一个儿子。”

高纯冷淡再问：“他不顾忌他的家人吗？不顾忌他的名誉吗？不顾忌他的亲朋好友都知道他在二十年前就有一个私生子吗？”

蒋先生摇头：“不顾忌了，因为他患了绝症。”

高纯和金葵都有些意外，他们沉默地对视了一眼，少顷，高纯继续了他的恶毒：“所以，他想在人生最后的时间里，把自己做的错事抹平。这事对我和我妈来说，是我们两个人的一生，对他来说，只是一件事情。”

金葵看得出来，高纯在压抑自己的激动，他用故作平静的神态，发泄出内心的愤懑。金葵无措地看着这一老一少两个男人，听着他们彼此触及灵魂。

“你们今后也会慢慢长大，也会面对生老病死，可你们现在一定会不到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其心也善。你的父亲想找到你，是人的本能，是善良的本能，你不应当拒绝。”

蒋先生的语气保持了长者的持重。高纯沉默下来，少顷，他也把自己的心情尽量放平，问道：“他既然想认我，为什么还要瞒着他的家